

武夷长廊

# 武夷山的执念

□许道军

有时候你会感慨,造物主是有私心与偏袒的,武夷山就是。

它子女千千万,武夷山绝不是长子。

长子会是太子,因其无尽的荣耀,会引发夺嫡之争,招惹无妄之灾。造物主不会让武夷山卷入风波。

武夷山不会是次子。

次子会共享一个家族的苦难,再努力,再偏心的父母那里,也难以做到奖功罚过。纵使挣得万般成就,它也会被长子的光辉所笼罩。一旦心有不甘,生僭越之心、争夺“天下第一”之念,又会深陷“求不得”之欲海。

甚至不会是五虎上将、十三太保、七十二好汉,这些太平庸。

因此武夷山不会是喜马拉雅,不会是珠穆朗玛;不会是三山,不会是五岳;不会是昆仑,不会是天山;不会是九寨沟,不会是黄龙界;甚至不会是光明顶,不会是黑木崖。

武夷山只是武夷山,是造物主的么儿。

像一个老人,造物主决心不再创造的时候,就将自己的万般精华与万般宠爱,一次性给予了武夷山,从此收手。

最疼么儿,造物主不曾免俗。要有山,要有水,要有石,要有茂林修竹,长子有的,次子有的,兄弟姐妹有的,幼子也必须有,必不艳羡他人。于是便有了天游峰、一线天、晒布岩、九龙窠、云窝、摩崖石刻、水帘洞、九曲溪……但这些远远不够,要更清秀,更惊奇。山柱要一根根削尖,险而不危;石要一块块打磨,供其涂鸦;海湾要回环九转,圈出无数沙滩;水直接从天上来,红眼鳟往来自由,空无所依。这些还不够的,要祥瑞,宜居,宜修身,宜修仙。不可出强盗,不可出鬼怪。纵有精灵汲取天地精华,也必是瑞兽,有妖也妩媚。

光有风景是不够的,要有仙人,要有真人,要有大儒,要有诗人,要有侠客。造物主安排了江淹、辛弃疾、陆游、柳永、朱熹、胡安国、真德秀、徐霞客、汪三宝、顾野王、杨时等大咖万忙之中来此游历、吟咏、讲学、著述,屐痕处处,给它添加了无数人文之气,武夷宫、“四贤祠”、鹅湖书院等是其居所游踪。武夷山像品学兼优的尖子生,屋子里挂满奖状,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是最耀眼的两张。双百分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考,更让人津津乐道。

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。造物主给了武夷山山水,还要给武夷山财富。么儿要漂漂亮亮,更要衣食无忧;风神俊朗,还要人间烟火气。

于是有了武夷山茶。

武夷山有36峰、99名岩,岩岩有茶,名为岩茶。茶可养身,茶可修心,茶可卖钱。从未见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好茶,大红袍、铁罗汉、白鸡冠、水金龟是其佼佼者,被称为“四大名枞”。也从未有一个地方的茶叶命名如此任性,有的以茶树生长环境命名,比如不见天、金锁匙;有的以茶树形状命名,比如醉海棠、醉洞宾、钓金龟、凤尾草、玉麒麟、一枝香;有的以茶叶命名,比如瓜子金、金钱、竹丝、金柳条、倒叶柳;有的以茶树发芽早迟命名的,如迎春柳、不知春;有的以茶香型命名,比如肉桂、石乳香、白麝香。大红袍故事代代流传,后来作为国礼扬名四海,现在母树已荣休。

岩茶是武夷山的一部分,种茶、喝茶是武夷山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来武夷山,武夷山人必请你喝茶。你一定要喝,因为武夷山岩茶是最好的,他们这么认为。用最好的食物款待给客人,是武夷山人的执念;但把最好的东西给武夷山,是造物主的执念。

每年九月开学季,父亲总会轻声提醒我一句:“得空了,去看杨老师。”

这句话像一粒种子,年年落在心田,悄然生根。高中时的我,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之一,也是最执拗的那个——像一株倔强的小树,把根扎进书页的缝隙,以为只要用力生长,就一定能触到天空。

就在那样的日子里,她出现了——杨丽娜,我的班主任,也是政治老师。初见她时,她个子不高,身形清瘦,娃娃脸上一双大眼睛明亮有神,眼神里透着锐气,仿佛能一眼看穿人心。我以文科第二的成绩进入重点班。我心中清楚:高手如林,唯有拼尽全力才可能突围。那一刻,她看着我,微微一笑——那笑里没有评判,只有懂得。她读懂了我的不甘,也从此,成了我高中三年最温暖的守望者。

政治课,本该是枯燥的条文与概念的堆叠,可杨老师的课堂,却像一场思想的燃烧。她一站上讲台,整个人便被点亮:声音高亢时如惊雷,低沉时似细雨;讲到动情处,会突然瞪大双眼,或扼腕叹息,或拍案叫绝。那些抽象的理论,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,在黑板上跳舞,在空气中回响。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地方口音,却让课堂多了一份亲切的烟火气——真实,热烈,有血有肉。

走在校园小路上,她遇见我,总会停下脚步,轻轻往路边让一步,然后笑眯眯地喊:“馒头啊!”那声“啊”字拖得悠长,像从心底流淌出的亲昵。她笑起来两颊有酒窝,如春风拂过湖面,荡开一圈圈暖意。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,她的每一次问候,都像一束光,照进我紧闭的心门,让那扇门,悄悄裂开一道缝隙。

高三那年,我为争分夺秒,常常熬夜读书。一个深夜伏案太久,第二天晨读时忽觉头晕目眩,额头滚烫。同学察觉不对,立刻报告老师。杨老师闻讯赶来,一摸我额头,叫我回宿舍休息。而我却还惦记着昨晚没读完的书,喃喃道:“老师,今天课肯定落下了。”她笑了:“书要读,命更重要。先养好身体,落下的老师帮你补。”那一刻,我眼眶发热。

可没过多久,我又因一次全市质检考了年级前列而得意起来。数学几乎满分,消息传开,我走路都轻了几分。杨老师却把我叫到办公室,没有表扬,只轻轻说:“馒头啊,这次考得是不错,但越是顺风,越要稳住脚步。你看那田里的稻子,穗子越满,头越低。你现在要做的,不是得意是沉下来,查漏补缺,一步一个脚印走稳。”她顿了顿,又笑道:“路还长着呢,别让一场考试绊住了脚。”那番话如凉水浇头,让我瞬间清醒。她不让我因失败而沉沦,也不让我因成功而浮躁——这份清醒的爱,比任何鼓励都珍贵。

后来我结婚,她专程赶来。宴席间,她拉着我妻子的手,细细打量,眼里满是慈爱。她轻声叮嘱:“馒头啊,就是太执拗了,你要多劝劝他。不过你放心,他骨子里是个很乖的孩子,认准了路,就一定能走远。”

那一刻,我站在一旁,眼眶微热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她依然叫我“馒头啊”,依然像母亲般为我操心。原来,有些师生之情,早已超越讲台与课本,化作生命里最深的牵挂……

温柔以待的证明

□翁郑榕



武夷揽胜(国画) 张学斌作

生活走笔

## 数学AB卷

□魏常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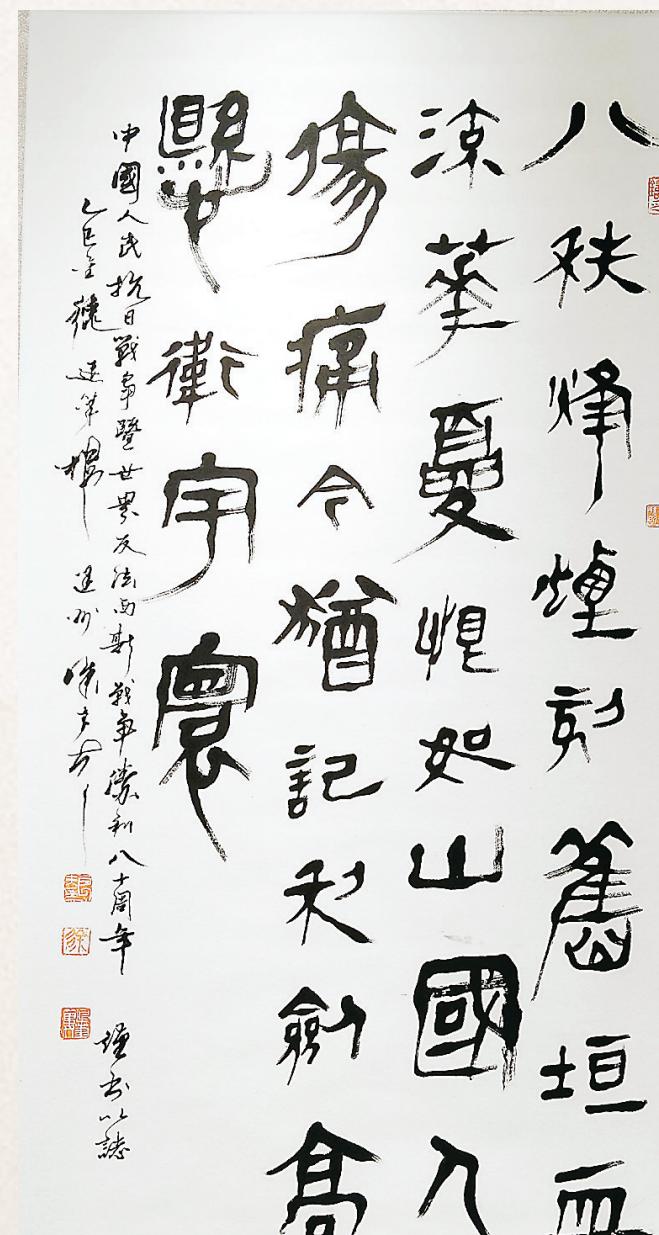
每每忆起高中,数学老师林纪安的身影便格外清晰。他个子不算高,戴着副眼镜,讲起数学来却神采飞扬,滔滔不绝。

犹记学习数列章节时,无论是等差数列还是等比数列,他都讲得条理分明。单元测试时,为了确保公平、督促自觉,林老师特意准备了难度相当的A、B两套试卷。考试结束,有同学小声议论:“林老师,AB卷难度不一样,这不公平。”那天,小卫同学正好考的A卷,早早做完交卷后,一时兴起,又向林老师要了B卷接着考。林老师当即批改了小卫同学的A卷。等小卫同学做完B卷再次交上时,他二话不说,立刻又批改起来。不少同学好奇地围着没走。结果公布,A卷B卷均高分,相差仅一分,更重要的是,小卫同学做完两套卷子的时间,刚刚够其他同学完成一套卷。

林老师看着成绩单,简短而有力地总结道:“刚才有人说AB卷难度不一,你们看,只差一分,说明我设计的题目难度是相当的。还有人说时间不够用的,人家做两套的时间和你们做一套的时间一样,说明时间也充足。归根结底,还是大家练得不够熟,掌握得不够牢。”事实胜于雄辩,这番对比之后,关于卷子难度和时间的争议烟消云散。

学习三角函数时,那些“和差化积”“积化和差”的公式成了不少同学的拦路虎。尤其是特殊角的运算,记得不牢就影响思路和速度。林老师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他到处找学习资料,收集各式题型,亲自刻蜡板,还自掏腰包买来纸进行油印,把数学学习资料发给我们,其标准的魏碑体,让学生赏心悦目,激发了我们学习数学的兴趣。

他那时单身,自己做饭,常常因为课后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而推迟回家。记忆中,多少次夕阳西斜,空



徐良夫作

## 校园里的樟树

□陈声平

第一次走进校园的那天  
你已站在操场边  
这么多年过去,你一直沉默着  
只顾着绿了又绿,撑开那把圆圆的伞盖

阳光穿过枝叶  
你像天才的画家,在地面  
绘出变幻无穷的图案  
引得鸟雀逗留,清脆的啼鸣在校园回荡

远处望去,你如张开臂膀的长者  
守护着奔跑嬉闹的孩子  
走近抚摸,树皮粗糙开裂  
却带着母亲般的温厚

你让清香潜入教室  
随风轻翻书页,浸润在字里行间  
你聆听琅琅诵读声  
却始终伫立在那里,不言不语

你年年举那片绿荫  
呵护着一方天地  
望着,一群群孩子来了又去  
自己从未移动半步,根系愈扎愈深

